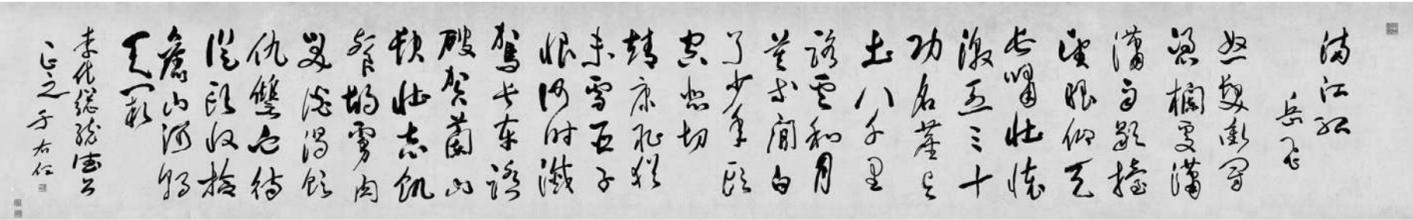


# 于右任与书法长卷《满江红》

郑学富



影片《满江红》火爆今年春节档电影市场，近代史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多次书写岳飞的《满江红》，气势如虹。他赠李宗仁的书法长卷《满江红》除笔法圆润厚实、间架舒朗外，还包含了他本人对国共和谈、建立新中国的期待。

## 于右任的书法造诣

作为曾经为中国民主革命和国共两党的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的伟大爱国者，于右任在书法方面，也享有“近代书圣”和“当代草圣”的美誉。

于右任的书法成就源于天赋学养。其自少时即饱读四书五经，熟谙文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洗礼。他曾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县学，成为秀才。与吴宓、张季鸾并称为“关学”余脉。1898年，参加岁试，又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被陕西提督学政叶尔恺誉为“西北奇才”，可见其传统文化积淀之深，诗文学养之厚，时人亦重之。

于右任的书法笔力雄健，笔法丰富，骨于平正，稳中求险。其最大的贡献和成就在于“引碑入草”。他把碑学书体的笔意和审美融入草书之中，创作出一种全新的书法美学形态，并取得了极高成就，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开宗立派的意义。他在总结前人草书、今草、狂草三种草书的基础上，本着“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原则，融合了魏碑特征，书法线条综合了犀利、柔韧、潇洒、遒劲等多种审美元素，既保持了草书的潇洒灵动，又兼具了碑学书法的圆劲刚健，创作出一种全新的书法美学形态，被称作“于体”或“标准草

书”，让草书既保持了艺术价值，又兼具了实用价值。现代著名书画家、书法理论家刘延濤评价说：“《标准草书》发千余年不传之秘，为过去草书作一总结，为将来文字开一新道路，其影响当尤为广大悠久！”现代著名作家、学者林语堂说：“当代书法家中，当推监察院长于右任的人品、书品为最好模范，于院长获有今日的地位，也半赖于其书法的成名。”

1948年5月，于右任参加国民政府副总统竞选。选举前，为了让代表了解自己的思想和打算，于右任每天在屋内摆一书桌，置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凡代表即送“为万世开太平”条幅。于右任靠一支笔、一张纸，待在家中竞选。有人劝他要出去走动，找财团借款活动，可于右任一一谢绝。

于右任的老友冯自由感慨地说：“右老身无分文，凭人格声望、笔墨竞选，这能成功吗？纸弹根本敌不过银钱，这社会政治腐败，靠金钱、美女、红酒、车子拉票，于老怎能不失败呢？这失败原因全是我们这些人昧于世情造成的。”

于右任虽然没有选上副总统，但其清贫、廉洁、清正、儒雅、豁达的形象却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做人典范。

## 手书《满江红》赠李宗仁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词作《满江红（怒发冲冠）》，至今仍激励着中华儿女的爱国心。抗日战争时期，这首词曲低沉而雄壮的歌声，更使人们领受到它的伟大的感发力量。于右任一生多次书写岳飞的《满江红》，说明自己很喜欢这首豪迈悲壮的词作，对民族英雄岳飞充满崇敬之情，他本人就是一位坚持抗战的爱国主义者。

于右任这幅《满江红》书法作品纵31厘米，横240厘米，款署：“李代总统德公正之，于右任。钤印“关中于氏”。左下盖有两方收藏印：李宗仁

印，德邻。于右任手书《满江红》相赠李宗仁，也许会有对这位抗日名将的赞许和期待之意。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宗仁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春，李宗仁率领军队浴血奋战、奋勇抗敌，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也因此而扬名中外。

这幅作品书写的时间是李宗仁任中华民国代总统期间。这一时期，于右任与李宗仁曾有两次密切交集，有赠送书法作品的机会。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精锐主力部队大部被歼，国民党统治面临覆灭命运，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宣布下野，李宗仁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于右任曾当面向下野的蒋介石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

据《李宗仁回忆录》记载：1949年1月21日上午，蒋介石召集在南京的党政军高级人员百余人，在其官邸举行紧急会议。蒋介石作宣布下野讲话后，“就走向门外。这时于右任忽然老态龙钟地追上去，嘴里喊着：‘总统！总统！’蒋先生稍停问何事。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呈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先生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去！’说毕，便加快脚步走了。抱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岁老人于右任，在众人注视之下，慢慢地走回。”

后来于右任不断催促李宗仁，他终以代总统的身份下令释放张、杨，但遭到看守张、杨的军统特务拒绝，他们声称必须有蒋总裁的手令，才能放人。这幅作品也有可能是于右任找李宗仁督促释放张、杨时所赠。在李宗仁任代总统期间，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不满蒋介石的独裁和幕后操纵，在李宗仁和孙科的府院之争中支持李而留在南京，并支持国共和谈。1949年4月国共和谈时，李宗仁邀请于右任为指导委员会成员，二人亲自前往机场为谈判代表张治中等人送行。张治中在北平谈判期间经常与南京联络通报情况，有时还与于右任直接通话。李宗仁想利用

于右任的声望，派他去北平协助和谈。于右任十分兴奋，表示愿为和平而奔走，并积极准备，连随行的行李都收拾好了，定于15日出发。这段时间，于右任与李宗仁交往繁密，也有赠送书法作品

## 身居台湾“望大陆”

1949年11月29日，他被国民政府最高当局胁迫从重庆飞抵台北，而且还美其名曰“护送”。这位71岁的古稀老人，从机窗俯视祖国大地的锦绣河山，触景生情，有感而发，赋五律《渝台机中》一首：“粤北万山苍，重经新战场。白云片片飞，野水接茫茫。天意仰人意，乡似故乡。高空莫回首，雷雨袭衡阳。”

在台湾时期，于右任的爱国思想并不只是停留在对亲人和故乡的怀念，而是上升到急切盼望祖国河山早日重归统一。1958年，他在补经顾渊、陈树人、何香凝合作的《岁寒三友图遣字》一诗中写道：“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此诗一经发表，盛传海内外，《人民日报》转载并加按语，何香凝、林伯渠、朱蕴山等都有和诗。

1962年，83岁的于右任重病缠身，自知不久于人世。他在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百年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1月24日，他又在日记本中写下了感情真挚、令人怆然涕下的诗作《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之殇！”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病逝于台北。当时台湾的媒体曾以“三十功名风两袖，一生珍藏纸几张”为题做了报道，赞誉于右任高风亮节、清廉洁贫。

（作者为文史学者、山东省枣庄市首批社科智库专家）

## 文人轶事

梁启超演讲

崔鹤同

1921年左右，清华大学请梁启超作第一次演讲，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梁启超身材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

梁启超走上讲台，打开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极短的两句开场白：“启超没有什么学问——‘可是也有一点喽！’他讲的是够标准的广东话，声音沉着有力，有时又洪亮而激昂。演讲从《箜篌引》开始：“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他朗诵、解释，活画出一幕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听之不禁哀从中来。

梁启超博闻强记，在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背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他的手指敲他的秃脑袋，敲几下之后，

## 文人轶事

赵朴初诗赠友人

周二中

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孙起孟与著名诗人、书法家赵朴初在中学时是同学，孙起孟80岁时，赵朴初作了一首诗为他贺寿：“万里光明云海上，半天闲散碧空中，机声一路催花鼓，为庆人间八十翁。”赵朴初将自己作的诗写成条幅赠予孙起孟，表达了两人之间的深厚友情。

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名誉会长的丁光训曾多次向赵朴初索要书法作品，赵朴初有求必应。非但如此，赵朴初还主动送书法作品上门。1997年，赵朴初在无锡休养，特意同夫人一起到南京去看望丁光训，同时带去了一幅书法作品，写的是孙过庭赞王右军的话：“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丁光训非常喜欢，一直

## 文人轶事

陈梦家劝钱穆写通史

万庆东

1938年4月，钱穆在一间大教室里给西南联大学生教授《中国通史》。他怀着对祖国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通过讲授历史勉励学生爱国。由于西南联大允许旁听，因此来听钱穆讲课的人员多到教室里都站不下，很多人要站到外面才行。此等盛况其实早在钱穆在北大开设《中国通史》时就常常出现。

曾为师生，如今已为同事的陈梦家和钱穆交往甚密。两人傍晚经常一起散步讨论学术与时局。当时，国民政府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土地沦陷，国内投降主义甚嚣尘上，亡国似乎就在眼前。谈及中国未来，钱穆认为广大青年必须要有立志、认同的胸襟和为国奋斗的心愿，才能保证中国的未来。陈梦家

## 文人轶事

孙犁的谦逊

张雨

孙犁被誉为“白洋淀派”创始人。就在《荷花淀》使他一举成名的时候，他却谦逊地将原因归结为“同志们长年在西北高原工作，习惯了那里的大风沙，忽然见到关于白洋淀水乡的描述，到来的便是带有荷花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鲜吧”。

20世纪80年代后，有人将以孙犁为代表的文学派别称为“荷花淀派”，对此孙犁婉言拒绝。他说：“我不会狂妄到以我那么浅薄的作品，这么一点点成就，就大言不惭地承认有一个什么‘荷花淀派’。”

孙犁曾不止一次强调：“我不把自己看得那么重，我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看得那么重，我也不觉得我有什么大的成就，我才写了一点点东西，荷花云云，社会上虽有议论，实不敢当。”从孙犁这些言行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谦逊。

对于编辑和读者，他更是抱着一种谦逊和负责的态度，文章若被修改或删节了，如果合情合理，他总会欣然接受。一次，在给编辑姜德明的信中，关于文章删节，他说道：“序文见报如此之快，甚为铭感。所作删节亦为妥

# 与1962年画报上的“昆大班”相逢

罗建华

新春读《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一篇《“传字辈”的传奇》撞入眼帘，阅后意犹未尽，因为文中提及的“昆大班”，其风采初展在一册60年前的老画报上，我在孩提时代就十分熟悉。2018年昆曲名家蔡正仁先生来武汉主演《长生殿》，我还曾携老画报到后台请他签名留念，也给这位77岁的“昆大班”老人带去一份惊喜。



这一册老画报，是《人民画报》1962年第9期，它以《昆曲舞台上的新人》为题，从第7页开始用3个版刊出9幅图片，包括《墙头马上》《贵妃醉酒》《活捉王魁》《钟馗嫁妹》《挡马》5幅昆曲剧照和4幅学艺生活照。其中《贵妃醉酒》《活捉王魁》《钟馗嫁妹》为大幅彩色照片，画面明丽夺目，小时候不知看过多少遍。

《昆曲舞台上的新人》开篇道：“去年，上海第一批青年昆曲演员正式登上了舞台，人们看了他们的演出之后，不只为他们的良好演技而高兴，更为昆曲这一古老剧种增添了新的血液而高兴。”在追述了昆曲的起源及面临失传的困境后，重点介绍说：“上海昆曲训练班设于1954年，不久，扩大为上海戏曲学校。上海第一批昆曲新演员，就是这个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这批演员在校八年，艺术上承前辈昆曲艺人的教导，功力比较深厚，能演几十出戏，而且，生、旦、净、丑都有优秀人才。这批昆曲舞台上的新人，去年与同校京剧班毕业生组成了实验昆剧团，演出于上海等

地，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这个上海昆曲训练班，原来就是今天行家津津乐道的“昆大班”。正是从《昆曲舞台上的新人》中，我早早结识了蔡正仁、华文漪、岳美瑾、梁谷音、王兰英、王芝泉、刘异龙、方洋等当年学员，他们在昆曲“传”字辈艺术家的悉心传授下，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优秀昆曲表演人才，承前启后历练成一代艺术大家。

《人民画报》报道《昆曲舞台上的新人》之时，我只有6岁多，还未上小学，虽然不大识字，但喜欢看家中的画报。而真正熟悉其内容，还是由于母亲留下夹鞋鞋的两册，压在我 and 弟弟的床垫下保存，长大了时常翻看不说，还将各个独立的图片编排成连贯的故事，煞有介事地哄弟弟们玩。一册上有“苏军攻克柏林”“回族青年革命者马骏”“岭南画派”等，一册便是这期“昆曲新人”“水乡的桥”“娘子关”了，至今我虽是67岁老者，几乎可以一一复述出来。

相较而言，对《昆曲舞台上的新人》印象更深，这是因为父亲在汉口六渡桥长大，打小泡在“新市场”（今民众乐园）戏窝子听戏，到军工厂后又负责俱乐部活动，曾组织剧团演出戏曲，这一期画报留了下来，恐怕与他的爱好相关。有同好的朋友来，他不止一次找出画报，一起品点《贵妃醉酒》等剧照。

耳濡目染，我也爱上了戏曲，并像父亲一样，无论京、爱、楚都喜欢，跟着他四处上戏园子过瘾。《昆曲舞台上的新人》，显然让我对昆曲多了一份亲切，乃至看到连环画《墙头马上》，也能与之呼应联系。

改革开放后，昆曲《十五贯》重演，再传当年“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佳话。这时我已20多岁了，父亲带我观看昆曲电影《十五贯》，又看楚剧移植《十五贯》。而且，剧中的苏州知府况钟，作为“清官”也早为我景仰，高中时代的笔记本抄录过他的“高任诗”两首，其“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缁，惭愧士民相钱送，马蹄酒酒蜜如泉”终生铭记，后来据此撰《马前酒蜜如泉》一文，呼唤为官清廉、造福一方，登载于2003年4月10日的《长江日报》上。

进入新世纪，昆曲同全国其他剧种一样，在市场冲击下日显颓势，然我是坚定的“发烧友”，每有演出必争取一观。白先勇倡导的青春版《牡丹亭》，我看过两个班底不同主角的演绎，2016年8月12日的日记为之感叹：“昆曲因《牡丹亭》青春版而亲近莘莘学子，大学生中出现‘昆虫’，多美！”也由此敬重白先勇对昆曲艺术的挚爱和发扬，当我应邀到华中师范大学讲座“汉派京剧”时，特意借用他谈昆曲的一句话做了讲座题目——

《让大学生看到古典文化的美》。

2016年10月15日，为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从“昆大班”走出的昆曲名家岳美瑾，登上武汉图书馆“名家论坛”，主讲《“中生今世”——我汤显祖笔下的柳梦梅》，我与长江日报负责报道的记者王娟谈起《昆曲舞台上的新人》，只是老画报因母亲刚刚去世，无处可去，她立即委托一位“昆虫”女孩，从网上又购得一册，使我老物新藏、旧梦重温。

2017年春，上海昆剧团别出心裁，为“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文化年”，推出全本“临川四梦”。巡演来汉，我这个“老昆虫”岂能错过机遇，补看了两场不曾领略的《邯郸记》和《南柯梦》，当然是大饱眼福，惊叹表演之精湛。

2018年，武汉主办“第六届中华优秀戏曲文化艺术节”，上海昆剧院带来了全本《长生殿》。我在3月19日日记中写下：“一连三晚上武汉剧院观上昆全本《长生殿》之《钗盒情定》《霓裳羽衣》《马嵬惊变》，洪昇杰作，戏剧经典，得到一流的演绎，只能叹‘唯美’。昨晚，特带去1962年第9期《人民画报》……蔡正仁以77岁借73岁张静娴出演《马嵬惊变》这富有艺术张力的第三本，宝刀不老，大师风范。戏毕，由王娟联系去后台，请其在画报上签字留影，他也很为欣喜。”

令蔡正仁欣喜的是，“时光穿梭一个花甲子，还有当年的小朋友记得”，同时他也较自得地感叹：“当年我好年轻啊！”

2019年7月13日和14日两天，“全国名团名家武汉行”过程中，上海京剧团史依弘一人演绎“梅尚程荀”四出经典剧目，其中荀派《金玉奴》中的公子莫稽出场，字幕上出现“蔡正仁”，让人喜出望外一片掌声。他年近八旬，为史依弘配戏炉火纯青，我只有通过不断叫好，遥遥庆祝这次“相会”。

两次与蔡正仁舞台“相会”，算得上与“昆大班”的现场重逢，保留下来的四张入场券，也是一个普通观众对60年情愫的小小纪念。前几年，上海创新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明星版，梁谷音饰演阿香妈，又一个“昆大班”名家的身影闪现，一份微妙亲切感动轻轻漾动——人生并没有太多的巧合啊！

（作者系武汉市政协《武汉文史资料》编审、《长江日报》高级编辑）